

Ce que je sais de Vera Candida

Véronique Ovaldé

我所知道的

薇拉

2010年

法国电视台
文学奖

获奖作品

「法」维罗尼卡·奥瓦尔德 著

戴捷 译

上海文艺出版社

Ce que je sais de Vera Candida

Véronique Ovaldé

我所知道的 薇拉

[法] 维罗尼卡·奥瓦尔德 著

戴捷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所知道的薇拉/(法)奥瓦尔德著;戴捷译.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5

ISBN 978-7-5321-5155-4

I. ①我… II. ①奥… ②戴… III. ①长篇小说-法国-现代 IV. ①I565.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084104 号

© Editions de l'Olivier, 2009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图字:09-2015-029

责任编辑:俞雷庆

特约策划:徐曙蕾 周洁

封面设计:董红红

我所知道的薇拉

[法]维罗尼卡·奥瓦尔德 著

戴捷 译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上海绍兴路 74 号

电子信箱:csbcm@public1.sta.net.cn

网址:www.sbcm.com

新华书店经销 宁波市大港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89×1194 1/32 印张 7.25 字数 157,000

2015 年 7 月第 1 版 2015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21-5155-4/I·4066 定价:28.00 元

序 曲

美洲豹的回归

当得知只有六个月可活时，薇拉·坎迪达放下了一切，回到瓦塔布纳。

她知道应该找到海边的那间小木屋，坐在屋前的椅子上呼吸着紫楹花与小木屋混合起来的气息，这样才亲切，才更加有活力，这活力甚至都能让她闻到走向生命终点的味道，这气味在瓦塔布纳的土地上弥漫着腐烂与细微碘的气息。她仿佛看到自己的脚踝碰到纸箱子以及交叉在肚子上的双手，由于紧贴靠背的木板，连上面的小木刺和极小的白蚁洞都镶进后背里去了。

在乘坐从诺阿图到瓦塔布纳的长途车上，薇拉·坎迪达在半睡半醒中一直回忆在瓦塔布纳度过的漫长岁月。她知道回到瓦塔布纳就能够找回自己的钟点，这个钟点从来不会欺骗自己，不会在某一整点到来之时奇迹般突然消失，也不会大步向前迈进，而是一步步精准地走。那些分钟，不管是生命的最后一刻还是组成了无法估量的整整一生，都会走得公公正正、不偏不倚。

有很长时间了，薇拉·坎迪达失去了她的时间坐标。

那是在二十四年前，她离开瓦塔布纳，坐上了与这趟车反方向的长途车。今年的车比当年要新，既没有奇奇怪怪的补丁和粗黑胶条，也没那么叮当乱响和嘈杂脏乱，掀开地毯也看不到大路，车轮不那么光滑。然而司机却是同一位，连反光镜上挂的一对护身符都没变，只不过落了一层灰，颜色也暗淡了，收音机里仍发出乱哄哄吵吵闹闹的声音，像是女巫的念咒声。

车上只有薇拉·坎迪达一个人，她的肚子里已经没有了孩子，可是多了某种东西，不像以前那么怪异，却是毁灭性的，她也并不是十五岁的孩子了。

“终点站！”司机大声吼道。

薇拉·坎迪达抓起包背在背上，背带弄破了她的皮，她皱了皱眉，心想：“这就证实了我身体素质在下降。”

那人看着她下车，等她下了车站在路上时突然向她侧过身子问：

“我好像在哪儿见过您？”

她转过身盯住他，司机有些不好意思，说：

“我本来以为在哪儿见过您，可我见的人太多了。”说着他用手臂在周围街区和附近划了一大圈。

“您不可能认识我。”她回答说，脸上露出笑容好不致使对方难堪。她明知道自己会给别人造成什么印象，她三十九岁了，这个年龄的人知道会给同辈人留下什么印象。她猜想司机很不安，薇拉·坎迪达的眼睛是湛蓝色的，会发出凶狠的目光，与她本人很不协调。她自出生起就眉头紧皱。有的人从来

不看跟他说话人的眼睛，而只看额头下面的那一块。就这一点距离会给人造成难以言表的局促不安。薇拉·坎迪达就是这样看人的，好像她脸上的肌肉总是处于紧张状态，或是天生残疾，没有办法使之变得温柔与多情。薇拉·坎迪达在很小的时候就从不放过任何观察人的机会，像是把每个人都放在光天化日之下，当然事实并不如此，她也没有这个力量，她只会像刚出生的小美洲豹一样紧紧盯着别人，弄得别人一门心思只想赶快溜之大吉。

司机关上门，发动了汽车。

薇拉·坎迪达放下背包，呼吸着红树的气息、大路上的灰尘、柴油机和加勒比海的气味——就是羊腿与炸面裹的混合味道。她听到附近房屋窗内传来电台和电视的嘈杂声。现在应该是早上七点或七点半，她估算着。远处传来海边浪花沙沙的声响，她抬起背包穿过村子，向那间她二十四年前离开的小木屋走去。

她看到的是一间快餐店。

铁皮顶小屋门上挂着锁。薇拉·坎迪达走近以后透过门上的玻璃往里看，残羹剩饭留下的气味令她想到自己胃里的状况，她有点恶心，忍不住咬紧牙关骂道：“妈的。”她本来以为小木屋会荡然无存，这是意料中的，不是吗？在出发之前她就是这么想的，可她为什么还是要做这趟旅行呢？她看见两张桌子上倒放着板凳，酒吧台是用一块旧木料自制的。她坐在自己的背包上喘气，两只手交叉在前面，看着自己的手指交叉着，想着血管里流动的血，想着自己的身体一点点衰落下去，真想让自己消逝在静谧的绝望中。她并非感觉不好，而只是不想再

主宰命运。

“喂。”她听到一个声音。

她抬起头向左边看，在一个篱笆后面有张老妇人的脸，手抓在铁篱笆上，站在自己光秃秃的花园里冲她咧着没牙的嘴笑。

“喂。”老人又说。

薇拉站起身向她走去，觉得可能会听不到那老妇人的声音，所以一直走到离她很近的地方。老人脖子上戴着闪光的饰物，仿制的硕大奖章和链子，像个摔跤运动员，好像她把家里所有的装饰都拿出来戴在仍能承受得了重物的脖子上。她的一只眼睛死气沉沉，另一只眼睛闪闪发光，年龄像是有一百一十岁。薇拉·坎迪达看见她抓住铁篱笆的手像鸟爪。她说：

“您好。”

“你是薇拉·坎迪达，”老妇人用极小的声音回答她，又轻咳几下接着说，“你的外祖母跟我说过，你会回来的。”

第一部 瓦塔布纳

1 罗丝·布斯塔曼特的两个职业

罗丝·布斯塔曼特，就是薇拉·坎迪达的外祖母，在这片海域成为优秀的捕飞鱼能手之前是瓦塔布纳一个最漂亮的妓女。

由于十四岁失去了处女身被自己的生身母亲抛弃，罗丝·布斯塔曼特在瓦塔布纳高坡上的表兄家长大。所谓的表兄就是他们的儿子过于多次地接触过罗丝·布斯塔曼特，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个原因他们接受罗丝住在家中，他们让她住了一段时间并对她表现出毫不在乎的粗野，似乎她不过是一只多余的小山羊。

罗丝·布斯塔曼特最后不得不从瓦塔布纳的山坡上搬下来，干起了她母亲预言过的行当：在小木屋里——就是今天看到的破烂快餐店——开始了自己的妓女营生。她的客人们只付合理的钱就可以跟她上床，听着小屋前海滩上海浪轻轻的喘息声，隐身在贴着红红绿绿塑料瓶盖门帘的后面。

到了四十岁，罗丝觉得自己再继续这档子事有点太老，于是决定不再当妓女。她不想为了招揽生意只在夜里干活，也不想草垫上委屈自己使柔软胴体上的皮肤变成像床单的皱褶一样。她去买了条破船、一张渔网和一顶宽檐草帽，开始着手

捕飞鱼，或者不如说像抓蝴蝶那样捕鱼，每周三和周六拿到市场上去卖。她灵巧、细心而勤劳，这些优点在这两种职业中都帮了她的大忙。

到此为止罗丝没有生过孩子，因为她没办法生，这倒也挺方便。她感觉这既不稳定又充满暴力的世界无法令人尽情享受抚养孩子的乐趣。

这些都不重要，她坐在市场的摊子上想心事，我肚里无货，生活简单。旁边的几个老长舌妇都对她的飞鱼和手腕上戴的手镯羡慕不已。她只要一转过她美丽的背脊，这些妇女们便是在指责她和欣羡的同时得到满足，说她外表清高实则内心悲苦，等她老之将至又没丈夫又没孩子谁来照顾她；更别提那些表姐妹，她们的丈夫也指望不上，而她们的孩子早就离开小木屋自己飞去了，连他们自己的老母亲到了最后一刻都不见得有人回来照顾。

罗丝因第一个职业的缘故从来没有受到过多的打扰，无论是在期间还是以后。村里的女人们天真地想，既然有罗丝在，她们的男人就不必走太远去找别人；况且她们也足够聪明，自己不愿再经常干的事现在由一个与她们结婚当初一样漂亮和能干的人来继续，因此多少对她心存感激。

罗丝因此许多年都很清静，她的生活只有在赫罗尼莫来到瓦塔布纳以后才开始复杂起来。

2 飞翅白车

赫罗尼莫来到村庄之前罗丝就听说过几桩跟他有关的事。他的名声跟强盗、职业牌手或是绿眼睛的花花公子联系在一起，即使是在这个被世界遗忘的角落里，岛上最西端的瓦塔布纳小村也能风闻赫罗尼莫。

罗丝是在市场上得知他要到来的。听起来好像人们在谈论的是龙卷风，其行程、风力、避免的方式，但肯定最终是要与他撞个满怀。罗丝一心卖着她的飞鱼，没太注意这些流言，她用自己的办法来避免这件事，即装出心不在焉的样子，脸上带着笑，点着头，精心谋划的不在场而又热情洋溢，像这些事根本不会对她产生任何影响一样。但不知为什么，她其实更希望与此事有关，然而任何流言都无法令她过度热心或怒不可遏。

至于赫罗尼莫，人们传说他偷过钱，杀过人，放荡如“过佬”。瓦塔布纳人发不出“阔佬”这个音，而且即使是发得出这奇怪的字眼也不懂真正的意思，他们心下以为就是那些一天到晚坐私人飞机在世界各地转来转去的人，而且最终他们都会得富人的心病，生活无望并且没有节制。瓦塔布纳人还说赫罗尼莫是受到保护而且是做生意的，他们学舌说那叫“批

发商”，说他杀害过两三个政府高级职员，总是穿双黑色皮鞋，说他带着美元钞票箱子跑来跑去。

像罗丝这样生下来就当妓女后来变成渔妇的，怎么会在乎赫罗尼莫这类抢劫赌场的角色。

因此赫罗尼莫来到瓦塔布纳时罗丝没有任何直觉和预感。他是开车来的，其实他完全可以坐火车来，一个人占用一整个列车，火车头三米之前有人专门给他铺枕木和铁轨，就这样以他奴隶工作的速度一步步开过来，即使是这样也不会有人觉得奇怪。他开到瓦塔布纳来的那辆车完全不合时宜，因为是一辆带着小翅膀的白车，看起来就像是团伙头目或是好莱坞的座驾，就是在黑色大敞篷车里被围巾勒死的那类，再就是坐喷气机角色的那类车。

没人知道这车是怎么一直跑到这里来的。事实是所有的人都在看停在村中央的这辆车，它通身闪闪发光，露出镀铬以及纯洁的白色，像是刚刚从一场大雨里冲出来的。人们围着它转，越靠越近，最大胆的还伸手摸了摸。曾经当过小丑的马克斯的儿子还像车主一样潇洒地走近车门，这激怒了他的母亲，她走近他冲他脑门上就是一拳。马克斯的儿子大声嘎嘎笑着向后退。与此同时，村长接待了赫罗尼莫，他给了村长一叠厚厚的钞票以便得以在瓦塔布纳高坡上建房，那可是这世上最美的地方，地球上最适宜在高地建房名单中排在最前面的一个。这个消息一下子在人群中散开，真怀疑是否有蚊子在散布消息。

这事之后罗丝就登场了。

当时她仍然还是稳保矜持的态度，看见市场上人群散开都去观看那无赖赫罗尼莫的车子便收起摊位。她回到家给自己

准备一份炸薯条小吃，美丽的臀部舒适地坐在藤条扶手椅里，双腿翘在小板凳上，正在她自己称作小木屋前的晒台上——用三根木条跟沙滩隔开——仰起头盯着海岸线呼吸着海风。她一点没想到赫罗尼莫这么快就来找她，本来以为她会远离骚扰的。罗丝·布斯塔曼特有点太自信了。她这么想：既然自己不去打扰别人，别人也不会来找她的麻烦。这样一个长期以来就在自家草褥子上刺入男人灵魂中去的女子怎么还会这么天真呢？

那辆白车到达村中几天之后——现在它留在村长家了，因为正是村长让赫罗尼莫住在家中，村长本人和几个傀儡议员就来找她说她的小木屋遮挡了赫罗尼莫要在山顶上盖的山庄的视线，他以其富有、强大、随意和专横的态度提议给她一大笔钱离开此地。随后她的小屋会夷为平地，但会给她在远一点的地方另盖一个房子，更大、更舒适，那个地方就不会影响到赫罗尼莫穿着锦缎睡衣清晨起来坐在晒台上——这回是真格的——用早餐，他可以尽情地欣赏海洋，在他深蓝色的眼底和大海之间不会有任何东西可以阻挡。

显然罗丝拒绝了，她解释说赫罗尼莫完全可以自己来说明，届时她就可以随意打发他到任何一个地方去擅自纵欲行事。

所有发生的这一切，薇拉·坎迪达都是从她外祖母罗丝·布斯塔曼特应该是枯燥的叙述中亲耳听说的，这可是第一手消息。薇拉·坎迪达丝毫未怀疑过卓越的罗丝·布斯塔曼特向她描述的一切。

3 瓦塔布纳的商业与交换规则

赫罗尼莫派人到罗丝这里来讨问过几次，他自己住在村长的家里，喝着加了几滴朗姆酒的咖啡，或是坐在办公室里，吸着那种烟雾能致小鸟于死地的剧毒小雪茄。他穿着浅色套装等待消息，赫罗尼莫就是这样看待生活的，他也是以这种姿态想象生活的，穿着全身的亚麻衣服跟周围的贵族来往，认为人们最终会成为他的崇拜者。

只有罗丝·布斯塔曼特拒绝搬迁并顽固到底。

“我有别的事要做。”她一边补渔网一边回答说。

人们把她的话转给赫罗尼莫。他无动于衷地听着，然后说：“我有无限的耐心。”

每天都有新的传信人来找罗丝·布斯塔曼特请她去赴约，这些信使对罗丝的不动声色惊讶不已，他们先是请求，继而把罗丝的这种态度当作极大的侮辱，他们根本就忘了这不是男人追求女人的事，而是一个反复无常的人要把这穷苦人的房子铲平。他们交头接耳说：“这女人太骄横，恶婆子，太不知趣了。”带着极度抱歉的神情去告诉赫罗尼莫他们无功而返。赫罗尼莫仍然笑着说：“我有无限的耐心。”

但是有一天，该发生的还是发生了：有个瓦塔布纳的小

男孩等着罗丝打鱼回家。他坐在沙滩上，看着她戴着绿色草帽从地平线那边返航——这种草还未成熟时就编织起来戴在脑袋上让它慢慢变成熟，如此草帽的颜色不停地变换直到变成褐色。每日看它的颜色起变化是件有趣的事，可以当作一件变颜色的头饰：从绿色到金黄色再到褐色。如果不希望颜色继续变化，只需每天把帽子浸入柠檬水中。瓦塔布纳的孩子常戴这种帽子，每顶都散发出淡淡的柠檬味，这就形成当地特有的颜色。

小男孩等着罗丝的时候把脚埋在沙里，全埋进去再动一动物趾，像是扭动的胖宝宝从沙里冒出来。他完全可以一直这么玩着沙里冒出脚趾宝宝的游戏。罗丝在很远的地方就看见他了，因为沙滩上只有他一个人。她感觉心中稍稍紧了一下，心想：“有好瞧的了。”她也猜出那无赖赫罗尼莫加快了进程。果然，当她把小船拖到岸上——罗丝的臂膀绝对有劲，有非常结实的肌肉——再把鱼篓拿回小木屋时，小男孩就跟上了她。

“罗丝太太，我想告诉您，”小男孩站在门口，并没有进原妓女的房子里，只是站在所谓的晒台上大声说，“罗丝太太，我想告诉您，赫罗尼莫先生今天晚上的晚餐需要向您订购十公斤飞鱼。”他有些说乱了，有点不知怎么修正自己说的话，越说越糊涂，“就是现在的晚餐，”他又做了个鬼脸，“您能给送过去吗？”

“送过去？在哪儿？”罗丝·布斯塔曼特问道，带着满胳膊的肌肉居高临下，还把两手插在腰上，整个身子挤满了门框，站在他面前打量着他。她并不是特别喜欢孩子，对她来说他们不过是些嘈杂好笑的小人儿，智力和行为都不会超过四个

月的小狗。

小男孩往后退了一步，结果脚下没站稳摔倒了。砰！

“送到村长家。”他尖声说道。

罗丝也不帮他站起来，掉转头回屋里了，随后啤酒瓶盖门帘落下。小男孩只能想，他反正是完成了任务，但他也没有回话可带。他站起身等了一会儿，单脚跳了一下转身离去。回到赫罗尼莫那里向他报告说她同意了，他想这样就可以拿到当时许下的三个小钱，就算罗丝最终没来，也不能是他的错。到时他可以说：“她改变主意了。”反正荡妇是变化无常的。

赫罗尼莫给了他许诺的三个钱，并感觉自己胜利在望。

因为罗丝·布斯塔曼特是无法拒绝这类要求的。

他曾查阅过瓦塔布纳的商业与交换规则，商人无权拒绝卖东西，否则他的经商许可及在村中市场的摊位就将取消，甚至也无权继续经营他的商业活动。这个规则是当初许多个部落共同占据这个村子时定下的，因为其中一个部落的老人因为由另一部落操控的市场没人愿意卖给他食物而差点饿死，而他又过于气傲和不羁没去向他自己部落里的人求助。直到他奄奄一息时，村长才采取了行动。

罗丝知道这次逃不过去了，她必须把这十公斤飞鱼送到指定地点，否则就得重操旧业。罗丝她就是这么看待这件事的，别看她外表坚强，但内心深处有某些消沉的情绪在左右她。就她谋生的手段只限于捕飞鱼或招引嫖客这类营生便能想象得出她处于什么样的无奈境地。

她准备好鱼篓，甚至想到是否要加点颠茄好彻底除掉赫罗尼莫，但她不敢采取危害外来游客性命这种轻率的举动来解